

“十大”系列丛刊



女才大十



陈邦炎主编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大”系列丛刊

十大才女



陈邦炎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109号

“十大”系列丛刊

十 大 才 女

陈邦炎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25 插页 5 字数 100,000

1991 年 10 月第 1 版 199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500

ISBN 7-5325-1181-2

I·572 定价: 2.50元

前 言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礼法束缚，思想禁锢，妇女的人性受到压抑，心灵受到扭曲，失去了独立人格，失去了自我价值，失去了与男子平等的生活、学习、工作、竞争的机会，因而她们的才智也很难得到发展。

“五四”运动以来，随着发生在我国大地上的一次文化上空前的变革，妇女的权利和地位才逐渐为人所重视。尽管观念、习俗在短期内积重难返，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理想有待进一步推动；不过，方向既经扭转，女权运动之向前进展毕竟已成为不可遏止的历史走向；近年在世界范围内，更兴起了探讨“女性主义”的热潮。妇女的历史，

现在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未来必将写出全新的篇章，这是可以预期的。但遗憾的是：她们过去的历史却无法改变了。因此，在我国传世的各类史籍中都难得见到妇女的名字，这就为编纂这本小书也带来了一些困难。本书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十大系列丛刊》之一，题名为《十大才女》。顾名思义，书中入选的必须是十位才华非凡的妇女，而从编纂要求来说，则需撰写十篇限在文史范围内有杰出成就的才女传记。本来在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绵延数千年之久、从未中断的文化史中，仅仅介绍十位女史学家、女文学家，应当是轻而易举的事，只由于本文开端所述的原因，这件事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一是过去历史上堪称为大作家的女性实在寥寥可数；二是她们的传记资料 and 作品，今天可以见到、可以介绍的也实在太少了。

考虑到我国历史的跨度之大，本书希望各个重要朝代都有足以代表这一朝代的“才女”入选。在先秦，当然并不是没有才女，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一些诗篇可推断为出自女性之手，却都未留下作者姓名，即令少数篇章，如《邶风》中的《绿衣》、《燕燕》、《日月》、《终风》，据《诗序》说，是卫庄姜作；《邶风·载驰》，《诗序》及《左传》都说是许穆夫人作，但也无法据以写出她们的传记。限于资料过少，本书对先秦这段漫长

的历史时期中女性作家的介绍，只好付诸阙如，而不得不从汉代开始。汉代入选的是班昭。她是我国唯一的一位参加撰写正史的女性，是足以与《汉书》并存不朽的史学家，又是一位文学家，介绍她时也附带提到了另一位汉代著名的女作者班婕妤。汉、魏之际的蔡琰是选入本书的第二位才女，苏轼曾称其“诗笔势似建安诸子”（见范温《潜溪诗眼》“诗宗建安”条）。两晋南北朝的女作者，本书只介绍了谢道韞。她留下的作品虽然太少，但她是“咏絮”这个有名的故事的女主角，而“咏絮才”三字已成为称赞才女的习用成语，作为一部介绍才女的书，似乎不能遗漏了她。此外，晋代苏伯玉妻的《盘中诗》，特别是如胡应麟所说“古今谪为绝唱”（《诗薮》外篇卷四）的苏蕙《璇机图诗》，还有南朝女诗人如鲍令暉、刘令娴等，则都因限于篇幅而未能纳入本书之中。

唐代是诗的极盛时期，但如章学诚《文史通义·妇学》所说：“声诗盛于三唐，而女子传篇亦寡。今就一代计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涛、鱼玄机三人，其他莫能并焉。”这三位女诗人或是女道士，或是官妓，所以章学诚接着说：“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礼法名门，篇简自非仪之诚。此亦其明征矣。”这后几句话是从维护礼法的角度说的，却正道出了一个事实：即令在

唐代，妇女也难以在这成为一代文学的诗歌领域里以与男子均等的机会展露其创作才智。就李冶、薛涛、鱼玄机的身世而言，是不幸的；但因非生活于“礼法名门”中，反而得到一点创作自由，有较多的篇什传世，这又是不幸之幸。在这三人中，本应首先考虑介绍被誉为“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胡曾《赠薛涛》）的薛涛，而因其已被收入本《丛刊》的《十大名妓》一书，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更因为篇幅所限，在李冶与鱼玄机两人中只介绍了鱼玄机。五代的花蕊夫人徐氏（一说姓费），照说可以入选，也因篇幅无法容纳而未收。宋代是词的极盛时期，本书所介绍的李清照和朱淑真是足以代表宋代女性词人的两位作家，这是人所公认的，但应指出，两人并不是并驾齐驱的作家。李清照不仅在宋代女性词坛上而且在我国的通代文学史中是一个闪光的名字，证明女性在文学创作方面所能达到的高度决不下于男性中也属第一流的作家，其成就远非朱淑真所能抗衡。至于宋代的其他女词人，和唐代的女诗人一样，非无名篇佳构，只可惜非本书所能包容。

千古江山，代有才女，元代也不例外。有《肃雝集》传世的郑允端、有《兰雪集》传世的张玉娘，以及居于“兰蕙联芳楼”的薛兰英、蕙英姊妹等，都是元代才女中之佼佼者。但本书只收才女十人，

考虑元代人选时，上要顾及唐、宋，下要顾及明、清，在取舍间颇费周章，最后决定跳过这一代，成任其为空白。至于明代的才女，就数量而言，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闺集《香奁》中所录即有一百二十三人。本书在其中只介绍了十七岁就夭折的叶小鸾。她在如此短暂的生命里所展露的诗、词、文与琴、棋、书、画多方面的才华是惊人的，可说是一位极其罕见的早慧的才女。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三中称其“词笔哀艳，不减朱淑真”；又在卷五中说：“闺秀工为词者，前则李易安，后则徐湘蘋（徐灿字）。明末叶小鸾较胜于朱淑真，可为李、徐之亚。”这是本书在明代选中她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其母沈宜修，其姐纨纨、小纨俱工吟咏，如钱谦益所述：“相与题花赋草，镂月裁云。中庭之咏，不逊谢家；娇女之篇，有逾左氏。于是诸姑伯姐、后先娉婷，靡不屏刀尺而事篇章，弃组紃而工子墨。松陵之上、汾湖之滨，闺房之秀代兴，彤管之诒交作矣。”（《列朝诗集小传》闺集《香奁》中）这在我国妇女文学史上为一盛事，而对清初江南一带妇女文学的兴起也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到清代，妇女文学逐渐为一些人所重视，如陈维崧《妇人集》的编纂以及袁枚、阮元等多人的先后倡导，对清代妇女文学的发展都有推动之功，因而清代女

性文学家的数量也远远超越前代。本书从中收徐灿、顾太清二人，以代表清代的女性词人、女性诗人；另收弹词《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以见女性在这讲唱文学方面的巨大创作才力。就清代的妇女文学而言，只介绍这三位作家，难免有遗珠之憾，但这已经是宋、明两代所收人数的总和了。

此外，在书画、音乐、舞蹈、戏剧表演等方面，还有一些历史上知名的、才艺卓越的女性，也都无法容纳入本书之中，这是编成本书时引以为憾的。

陈 邦 炎

一九九一年四月

目 录

1	前 言.....	陈邦炎
1	班 昭.....	曹明纲
20	蔡 琰.....	胡申生
38	谢道韞.....	何满子
55	鱼玄机.....	陈文华
73	李清照.....	徐培均
96	朱淑真.....	史良昭
114	叶小鸾.....	夏咸淳
129	徐 灿.....	陈邦炎
157	陈端生.....	王 勉
175	顾太清.....	龚建星

班 昭

公元前三十二年，汉成帝刘骘即位不久，扶风（郡治槐里，今陕西兴平县东南）地区的一个官宦人家的班氏少女，被选进了皇家后宫。她仪态端庄，性格柔顺，很快就获得了成帝的欢心，进封为婕妤。这是班氏家族在西汉时最荣耀的一件大事。班婕妤又很有才德，她在失宠退居东宫时，曾写过一篇《自悼赋》，“情虽出于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因被视为“非特妇人女子之能言者”，“其德性之美，学问之力，有过人者”

(《楚辞后语》引归来子语)，并在文学史上很有影响。

然而这个祖上累代为官、“家有藏书，内足于财”的望族，有功于当时和扬名于后代，还是在东汉时期。东汉初年，班婕妤的侄子班彪就曾因在西汉末年的大动乱中，为河西大将军窦融策画归汉，而受到光武帝刘秀的亲自召见，并因此举茂才（即秀才，因避刘秀讳改），拜徐令（徐县县令，徐县在今安徽盱眙县西北），后数应司徒王（音肃）况、冯勤等府之召，终举望都长（汉代望都县，今属河北保定）。班彪性格沉静，爱好著述，曾作《王命论》论述汉德，劝戒拥众天水（今属甘肃）的隗嚣不要与汉争夺天下，又多方采集前朝逸闻，为补踵司马迁的《史记》作了大量工作。他的两个儿子班固、班超，一个女儿班昭，更是绍继父业，光扬家风，在文武两方面为东汉王朝的隆盛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了留名青史的班家三杰。

班昭的大哥班固是汉代继司马迁之后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九岁就能写文章，吟诵诗赋，长大后博览群书，学贯众长。而且，他为人宽和，从不以才学自炫，故为当时士林所普遍推重。班彪死后，他即矢志完成父业，潜精研思，闭门撰写汉代历史，以至被诬告私改国史而下狱。后因弟弟班超上疏申辩，显宗看了他的手稿，才获释，

并被派到国家校书机构任兰台令史(职掌校勘、文籍的官员),继又擢升当了皇帝的侍从官(郎)。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利用朝廷藏书,专心著述,完成了后来被定名为《汉书》的大部分篇章;一方面经常出入宫中,陪伴皇帝上朝、巡狩,与大臣们商议国事,呈献赋颂。

班昭的二哥班超,本是一个文弱书生,后随班固移居洛阳,以为官府抄写文书供养母亲。但他少有大志,在勤苦之余曾投笔叹道:“大丈夫没有其他志向,应当仿效傅介子(昭帝时使西域,封义阳侯)、张骞(武帝时开西域,封博望侯)建功边地,以取封侯,怎么能长久在笔砚间谋生!”中年时终于投笔从戎,两次出使西域,屡建战功,被封为定远侯,成了东汉王朝开拓疆域、打开“丝绸之路”的显赫名将。

被后世誉为“班门女杰”的班昭,即出生和生活在这样一个积学深厚、祖德殷盛的家庭中。她自幼耳濡目染,深受熏陶。祖姑的不以才貌邀宠、循礼守法的明智和贤惠,父兄的学贯古今、矢志有为的淹通和坚毅,都在无形中对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现存《后汉书·列女传》中关于她的生平经历记载不多,但这些有限的叙述以及少数几篇传世之作,还是为我们了解这位在史学方面有杰出贡献的女才子的生活、性格、感情和才学,

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二

班昭字惠班，一名姬，大约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前后，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建武三十年(54)班彪病卒，班昭当时还不满十岁。那年在洛阳太学读书的大哥班固赶回故里居丧，二哥班超也在家辛勤操持家务，兄妹三人难得在一起度过了他们一生中一段最宝贵的时光。在三年居丧及以后几年中，班固写了一篇《幽通赋》历数家世，表达了父亲去世后自惧孤弱、担心祖业失坠的不安，并开始着手在父亲写成的《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的基础上，完成一部上起高祖创业、下迄王莽篡政的西汉历史著述。他的这种思想和行动在班昭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班昭后来为长兄此赋作注(见《文选》李善注引)，又勉力续成《汉书》，在这时已种下了前因。而二哥班超的“有大志”、“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后汉书》本传)，也在班昭日后的行事中有所体现。因此可以说二位兄长在这一时期内对班昭所产生的影响，是她一生成就的起点。

但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出于当时家境窘困或其他什么原因，班昭在十四岁那年，便早早地嫁

给了同乡的曹寿(字世叔)。更意外的是婚后不久，曹世叔在为她留下一个儿子之后，就过早地病故了。班昭年纪轻轻，即成了孤苦零丁的寡妇。而在这段时期内，她的两个哥哥，一个被诬入狱，获释后在京做官，一个在坐事免官后，又与郭恂一起出使西域，兄妹三人除了书信往来外，很少再有见面相聚的机会了。

班昭的个人生活是十分不幸的。她从十四岁嫁人、丈夫早卒到七十多岁去世，几乎整整守了五十多年的寡。一个青年女子在封建社会中，是怎样度过这段身心备受压抑和扭曲的漫长的生活的呢？从曹寿早卒至汉和帝在班固死后召其踵成《汉书》(永元四年，即公元92年以后)这二、三十年中，史书的记载除了“有节行法度”五字外，竟无片语道及。尽管封建时代的官修史书不会去顾及一个弱女子的个人生活和感受，被史书称为“博学高才”的班昭本人，也没有像她的祖姑班婕妤那样留下抒写自己真情实感的作品，但她在这段时间内的处境和所受的痛苦，还是在无意间被透露了出来。班昭晚年写过七篇论述妇女道德的文章，起名为《女诫》，她在开场白中说的一段话，即可看作这段时期的生活和感受的概括：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

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

夙夜劬心，勤不告劳……。

班昭在这里所说的“年十四，……于今四十载矣”，正是她一生中最宝贵的中、青年时期。然而在这四十多年中，她日夜操劳，备受艰辛，却不敢有任何怨言，整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稍有差池，招来公婆的休黜侮辱，导致家楣的污损，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从她在《女诫》中的具体叙述来看，一个出嫁的女子必须恪守“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一要“卑弱下人”，“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二要“执勤”，“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三要“继祭祀”，“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洁斋酒食，以供祖宗”。这些显然都是班昭自己的经验之谈，从中不难看出她本人在长期守寡生活中身心双方所承受的种种沉重的压力。

如果联系与她时代相距不远的曹植等人所作的《寡妇赋》的描写来看，我们可以对此获得更具体、更形象和更深刻的感受。建安十七年(212)，阮禹早亡，曹植、王粲、丁廙等人因“感存其遗孤”，曾作赋加以描述：

惟生民兮艰危，在孤寡兮常悲。人皆处兮欢乐，我独怨兮无依。抚遗孤兮太息，俛哀伤兮告谁？……

(曹植)

……坐幽室兮无为，登空床兮下帷。涕流连兮交颈，心慊结兮增悲。(王粲)

……将迁灵以大行，驾龙輶于门侧。设祖祭于前廊。彼生离其犹难，况永绝而不伤！自衔恤而在疚，履冰冬之四节。……(丁廙)

一个失去丈夫的寡妇生活在旁人的眼里尚且这么凄苦，更何况心领身受的本人呢！以班昭的才情，完全应该写出比这些只是出于推想的描述更为动人的亲身感受。但她却没有这样做，相反以一个妇教圣人的身份，在当时留下了一份向“方当适人”的青年女子训示“妇道”的《女诫》，不以守寡为苦，反以“无二适”为德；不仅自己身受，还要他人效法，这是何等的可哀而可悲！

不过恪守妇道、遵循礼教，在当时的班氏家族的女性中倒似乎是有传统的。当年成帝游后宫，想与班昭的祖姑班婕妤同车，不料却遭到了她的婉辞拒绝：“我看古代的图画上，圣明的皇帝都有名臣在旁，只有三代时的末主，才亲近女嬖。现在您要我同车，不是和他们一样了吗？”成帝只得作罢。此事传到太后耳中，她不禁夸奖道：“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平时班婕妤不但“每进见上疏，皆依古礼”(《汉书·外戚传》)，而且在见谗于赵飞燕姐妹时，她也一再忍让退避，最后自请退